文藝理論研究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Volume 32 | Number 1 Article 7

January 2012

A Study of F. R Leavis's Cultural Criticism

Xiangchun M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Meng, Xiangchun. 2012. "A Study of F. R Leavis's Cultural Criticis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1): pp.81-8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1/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利维斯的文化理想研究

孟祥春

摘　要: 弗·雷·利维斯是20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和争议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以文化批评为基石,并以文化健康为旨归。他的文化批评包括三大核心内容,即"有机社会"思想、"少数人文化"理论以及"技术功利主义"批判与"文学文化"高扬,而"有机社会"、"少数人文化"与"文学文化"同时也是利维斯最为核心的文化理想。他的思想对我们反思并反制当下的大工业文明困境、文化与文学危机、以及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与技术主义等倾向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同时对我们构建一种关注人生－人性－道德、高扬人文主义、具有时代情怀和责任的批评也有着诸多启示。

关键词: 利维斯　文化批评　"有机社会"　"少数人文化"　"技术功利主义"批判

作者简介: 孟祥春,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翻译理论与实践。本文为2009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利维斯道德批评研究"[项目编号09WWC008]的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 mxc_512@yahoo.com.cn

Title: A Study of F. R Leavis's Cultural Criticism

Abstract: F. R. Leavis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critic and one of the forerunners of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Britain. His cultural criticism i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his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in turn aims for cultural and social health. Leavis's cultural criticism comprises mainly of the conception of the "organic community", the theoriza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literary culture" and the criticism of the "Technologico－Benthamite" culture, the first three of which form the core of his cultural ideal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Leavis's cultural criticism may illuminate our reflections on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plights, utilitarianism, consumerism, and scientificism in the present society, and with possible counter-acting measures to revert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a more socially－responsible and humanism－promoting criticism may be constructed to value life, human－nature and morality with the Age ethos.

Key words: F. R. Leavis　cultural criticism　organic community　minority culture　"Technologico－Benthamite" criticism

Author: Meng Xiangchun, Ph. D., is a lecturer with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literary theories and criticism,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actice. Email: mxc_512@yahoo.com.cn

弗·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1978)是20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和争议的文学批评家,同时还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显学,热心传播者突然发现……利维斯竟然是'文化研究'的先驱!"(陆建德29)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利维斯"具有杰出的美德,他坚定严肃,不主故常,既傲然独步,又秉持社会良心"(10),韦勒克(Rene Wellek)则认为利维斯是"本世纪(20世纪)继艾略特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批评家"(398)。

《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1930年)和《文化与环境》(1933年)这两部文化批评著作是利维斯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基石。利维斯说"文学批评,不仅关乎文学……对文学严肃的兴趣不能仅仅是文学性的,这种严肃性必须涉及……而且很可能来自……对社会公平、秩序与文化健康的理解与关注。"("Determinations"2)对利维斯而言,关注文学本身就必须关注文化健康与社会人生,是对人性的审视、对自身状况的反思、是对当下文明的一种反制,尤其是当文化沦丧、"传统"衰亡、社会"解体"的时候。利维斯的文化批评是其文学批评的起点,而其文学批评又以社会和文化健康为旨归。无论是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下中国,都面临着大工业文明困境、"有机社会"的消亡、文化

沦丧、技术主义、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盛行、道德危机加剧、“情感割裂”等问题。因此，作为社会的良心，批评家不但要反思，更要“反制”。利维斯的“有机社会”观念、“少数人文化”思想、“技术功利主义”批判与“文学文化”的弘扬，不但是利维斯文化批评思想的核心核心内容，更是利维斯的文化理想，充分体现了利维斯满含人文情怀、时代责任与乌托邦气质和保守于精英倾向的文化追求。深刻把握他的文化理想，不但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还有助于反制当下，从而让我们更有可能创造更为健康碧绿的文化未来，进而拥抱“完整的人”和丰盈的生命意义。

一、“有机社会”：追忆逝去的乡村

利维斯一直追忆着英格兰旧日的乡村，表现出他对当下社会与文化健康的忧虑。他说“我们失去的是有机社会及其代表的生活文化。民歌、民间舞蹈、科茨沃尔德的村舍以及手工艺品是代表更深层东西的符号：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有序有范的生活方式，它涉及社会艺术、交谈的密码，它源自远古的经验，是对自然环境和岁月节奏的因应调整。”（“CE”1－2）这集中体现了利维斯的“有机社会”理想。如果说传统生活是植根于土壤的，那么，城市生活显然并非如此，它是不自然的，甚至是病态的，需要疗救。

英国是现代文明病的首发地。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短短 70 年，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因此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革。人们对金钱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饥渴感。“在英国，追逐财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人生目的。”（勒纳 689）生产资料有了全新的占有方式，社会对立阶级出现，这间接导致了一战爆发。一战后，英国陷入失业、饥荒、产业萧条及社会动荡。“伤感”、“怀旧”、“迷惘”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话语。这一切都迫使人们反思大工业文明造成的后果，追寻“生活的意义”与疗救文明弊病的途径。

利维斯说“当今的文化处于危机之中，这是一个普遍现象。”（“MC & MC”15）而大工业生产难辞其咎。利维斯特别渴望人们直面工业文明，并培养两种意识“一是对文明总体进程的意识；二是环境如何影响趣味、习惯、成见、生活态度以及生活质量。”（“CE”4－5）对利维斯而言，历史本没有消失，它依然有着现在性。他试图通过想象过去而对当下进行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构建健康的未来。

利维斯首先以商业广告为对象，以语言为起点，剖析了当时病态的社会。他认为，广告的各种诉求手段，如“恐惧”、“良好形体”、“势利”和“品第”，无非是怂恿人们去大肆消费。广告文明已严重地加剧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而大生产的另一直接后果便是标准化与水平降低，这意味着社会与文化沦丧。利维斯完全赞同劳伦斯的说法“人类的灵魂需要美，甚至胜过面包。”（“CE”132）在利维斯看来，人们虽依然聚集在一起，但只是为了逃避孤独和生活空虚，以便滋生一种“群体感”，而真正的社会生活缺失了，社交的艺术几乎不存在了。

伴随广告文明与大生产而来的是传统的逐渐消失。利维斯认为，我们的精神、道德和传统主要是靠语言传承的，而语言承载了过往世纪的经验，关涉更美好的生活。利维斯说“如果语言最细腻精美的使用得以保存，我们就可以与我们的精神传统亦即过往的最佳经验保持联系。”（“CE”82）17 世纪在利维斯的眼中是英国生活中最具文化活力的年代，正是那样的社会历史语境让莎士比亚的创作和丰盛的语言成为可能。利维斯认为“戏剧依赖王室与平民，这保证了莎士比亚可以把他的‘语言天赋’运用到极致，他就是语言天才的化身。这一优势所代表的就是他属于一种真正的民族文化，属于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戏剧对受教育者和普通大众同样具有吸引力……英语习语的力量与精妙皆源自农业的生活方式。”（“Determinations”2）利维斯同样在班杨的作品中找到了丰富的生活方式的证据，他说“《天路历程》是传统的艺术，传达的是大众的生活……它关涉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地道灵动，充满了生命力，而是以价值评估的成熟习惯传达了一种社会生活的艺术。”（“Common Pursuit”208）那样的一个社会，对利维斯而言，显然是一个“理想国”，或者说，是值得当下社会效仿的“样板”。

然而，“现在这个统一体早已逝去”。（Leavis“CE”87）利维斯不禁哀叹，一个曾孕育了莎士比亚、艾略特和劳伦斯的国家已经无法挽回地变成了一个福利国家、足球彩票、《新政治家》和第三节目充斥的文化。他质问道“谁敢说现代社会中寻常一员的完整性和活力胜过丛林人、印度农民、或者原始民族中的成员？而后者有着让人赞叹的艺术、技巧以及丰沛的智慧。”（“NSMS”60）利维斯的这一质问令人深思，当现代人失去了人的完整性与活力，即使他们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有广告相伴，有技术支持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又怎能说自己远比过去时代的人们更加健康呢？

利维斯构建“有机社会”就是对“大工业文明”的批判，他以过去的“有机”对抗当下的“解体”。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分析了利维斯钟情于“有机”一词的五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强调社会的整体感（wholeness）；强调‘民族’的生长，如在提升民族意识时那样；强调如在‘文化’中那样的‘自然生长’，特别是指缓慢的生长和适应；反对‘机械的’和‘物质主义的’社会；批判工业主义，支持‘与自然进程紧密相连’的社会。”（256）威廉斯的分析凸显了利维斯使用“有机”一词的目的意识和策略。深究下去，我们发现利维斯的“有机社会”具有以下特征：一、文化的延续性。它诞自远古，来自

"久远的记忆",积聚了人类过往的经验,因此"社会艺术"、"交际艺术"等得以发展。二、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人的生活必须"植根于土壤",也必须因应自然的周期与节奏。三、乡村与城市的同一性。在利维斯的理想世界,乡村和城市是基本同一的,其表现便是它们之间没有"文化"的分野,即没有文明与文化的对立。四、工作的创造性与滋养性。在"有机社会",工作者是自己工作的主人,是创造性的主体,是完整的人,"他们的双手、头脑、想象、良心、对健康和美的感知……他们的个性参与其中并得到满足。"(Leavis "CE" 75) 五、情感的丰沛性。在那样的社会,人细腻、敏感、情感丰盈。六、语言的巨大承载与滋生功能。语言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它承载了"最佳的经验与思想",而今天的语言已经堕落,如粗俗虚假的广告、新闻以及宣传等。七、滋生伟大文学艺术的可能性。"有机社会"可以诞生莎士比亚和班杨那样的伟大作家。八、对生活的虔诚。在"有机社会"中,人的生活就是目的,对生活有一种宗教般的热忱和敬畏。九、社会的秩序性。利维斯把传统看成一种秩序,一种自然性与和谐。十、人的完整性。人没有变成机器的附庸,没有"非人化"(dehumanized)或者"机器化",艺术、技巧、情感、智慧、"自然性"(naturalness)、"正常性"(normality)等融于一身,而整个"有机社会"呈现的也是一个"完整性"的形象。反观今天的大工业文明,它离上述特征愈来愈远。无论东西方,"拥有土地"和"了解土地"产生了分离,人们日益与自然不相和谐,失去了自然的节奏;大多数的工作失去了滋养性,人成了技术与消费链条中的"标准化"的人,被逐渐"机械化"了;人的情感日益割裂并贫乏;语言越来越从"过往经验"的承载变成了一种权力与操纵;人们对生活更加地不虔诚,更加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人的完整性在逐渐丧失,人成了游离于自然、土壤、以及健康文化之外的需要拯救的对象。

然而,我们不可能把当前大工业文明这头莽撞的公牛拉回理想化的过去的"有机社会"。像中国的老庄哲学,当其发现了人类随着文明进步产生了功利化的"机心"以后,主张"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中,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只是乌托邦的一厢情愿。其实,利维斯倒是清醒的,他给出了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应对策略:

>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往;摹仿乌有之邦的乡民(Erewhonians)和捣毁机器以期恢复旧有的秩序都毫无用处。即使农业文明得以恢复,也不能因此复活有机社会。但强调业已逝去的过往十分重要,免得被人忘却;因为对旧有秩序的记忆必将激励我们通向新秩序,如果我们愿意拥有。("CE" 96 – 97)

可见,利维斯并没有逃避现实,而是更加迫切地关注当下,寻找如何抵制大工业文明的方式,期望培养公众的辨别力,通过对过去的想象性构建,创造一种新的"有机的"文化秩序。这是从传统的角度来批判现代社会,以传统的有机价值来构建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纠正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偏离。正如威廉斯评价的那样"《文化与环境》中显示的那种训练……被广为模仿和遵循,如果利维斯和其合著者仅仅做了这一点,也足以使他们获得高度的认可。"(250) 在中国当下的文化反思与构建中,我们如何对过往进行"想象性"构建,如何在现在、未来与过去之间建立延续性,如何塑造健全的"文化"意义上的"人"和"社会",都是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二、"少数人文化":拯救社会与文化沦丧

利维斯对"文化"作了一种类似定义的描述"对超个人(extra – individual)大脑的状况和功能的积极关注……意识、价值和记忆等,正是一种活着的文化;为了坚持这种文化,在机器越来越具有统治力的文明中,这种大脑的生活与权威性必须要有意识地维持。"("For Continuity" 10) 显然,利维斯把意识、价值、记忆、传统等与"文化"关联起来了。同阿诺德一样,利维斯也认为文化是"人类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它只为少数人掌握和享用,也只有靠少人数才能传承。文化在沦丧,要弥合"解体",挽救文化危机,就必须依赖并传承"少数人文化"。

利维斯认为他处在"一个解体(disintegration)的时代,程式、信条、抽象都难有清晰和有效的意义"("Restatement" 319)。"解体"其实预设了一个"整体"前提,这在社会、个人、文化、意义等很多方面都有体现。在利维斯看来,大工业文明代表了社会解体,因为"有机社会"永远失去了,过往的秩序与美好一去不返。就个人而言,也存在着"解体",因为,个人失去了正常性与自然性,失去了因应自然与环境的节奏,逐渐被商业化、机械化、功利化与自动化了,并逐渐淹没在了各种"信号"之中。文化上,也存在着一种"解体",它以文明鸿沟的形式出现,即"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之间的对立。就意义而言,程式与信条等都已变得难以捉摸,一切都充满了变量与复杂性。利维斯一生都在努力弥合这种割裂状态,其途径就是通过文学批评进行现代社会的改造,使读者"成人"(humanizing)。

面对现代社会的解体,利维斯认为,有必要维持英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优秀的价值观念,但这种连续性只能通过强有力的少数人或者受教育的大众才能维持。利维斯对"少数人"(minority)是这样阐释的:

> 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只有少数人(除了显而易见尽人皆知的案例)才能作出自发的第一手判断。他们今天虽然数量虽有所增长,但依然是少数人,他们根据真正的个人反应来认可这种判断…… 在特定的时期,这少数人不仅能够欣赏但丁、莎士比亚、多恩、波德莱尔、哈代

(几个主要的例子),也同样能够认可构成民族(或一支)意识的上述人物的最近传承者。这种能力不仅仅属于孤立的美学王国:它把敏感性(responsiveness)应用到理论以及艺术,运用到科学以及哲学,只要它们能影响到让你们对人类状况以及生命本质的感知。我们从过去最佳的人类体验中获益的能力有赖这少数人,他们让传统中最精妙、最易消亡的部分保持鲜活;给一个时代更好的生活提供秩序的隐性的标准、此物价值胜过彼物、以及此而非彼才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此为中心而非彼为中心等观念,皆有赖于少数人。("MC & MC" 1 - 2)

对于利维斯的上述文化观念,威廉斯认为"从某些方面讲,这是文化观念发展过程中新的立场。"(247)"少数人文化"的形成与语言艺术密切相关。对利维斯而言,批评的功能之一便是保护语言,使其免受大众文明的侵蚀,因为大众文明里,语言仅仅被视为一种表达人类思想的工具,但利维斯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手段,而且还能滋生人生体验。在利维斯的笔下,经常和"语言"搭配使用的词汇有"精妙的"、"细微的"、"更好的生活"、"应因调整"、"活力"、"防止精神消融"、"遗产"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最终通向对文化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利维斯非常担忧"那少数人正从统治世界的力量中被割裂出来"("MC & MC" 38)。事实上,"少数人文化"淹没于"大众文明",它们几乎浑然一体了,再难轻易地找到彼此的边界。另外,大工业文明充斥的各种"信号"(signals)混淆了人们的趣味与辨别力,对文化的衡量标准也随之改变,这本质上代表着文化厚度的丧失。利维斯认为,符号是处于表层的东西,它们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把人拉向"同一性"(conformity),而这种"同一性"与"标准化"并无本质意义的区别。利维斯意识到,要让传统光复或者维持,让语言鲜活,让人类的最佳经验和遗产得以传承,甚至是维持恰当的趣味,都必须有"博闻而有教养的公众"。如果这样的公众缺失,传统、隐性的标准、审慎的判断等统统会被置于危险的境地。

在批评实践中,"少数人"作为文化中坚的作用更加得到凸显。在诗歌批评领域,利维斯以"传统"、"现实"、"真诚"、"意义"以及"道德"等为维度评判诗歌,认为这些维度同样关乎民族文化的健康与丰盈,而那些对语言与社会最为敏感的人成才是传统文化的维系者,也是文化进步的推动者。诗人通过与时代的"龃龉"而影响时代,通过"在意义中相遇"影响普通读者。同样,在小说批评领域,利维斯以"艺术性"、"具体性"、"真实感"、"成熟性"、"完整性"、"道德"与"人生"等为维度,力图甄别区分、重塑"经典",从而让读者进行丰富的体验,更好地"成人",因此,健康的人类目的得以维持和延续。可见,在利维斯看来,精美的语言运用、标准的维持、阅读趣味、民族的良心,健全的人类目的,皆有赖于"少数人"及他们所代表的"少数人文化"。威廉斯认为,"对利维斯而言,少数人本质上是文学少数人,他们让文学传统鲜活并保持语言的吐纳能力。"(248)利维斯认为文学最终通向文学之外,所以,"少数人"就势必不仅仅是"文学内"的少数人。他真诚而迫切地呼唤"受教育的大众",因为他已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通过他们,鲜活的传统才能真正得以延续,让"最佳的思想"变得普及而有影响力。

利维斯的"少数人文化"思想影响十分巨大,"差不多之后文学现代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所有分析,不过就是《大众文明和少数人文化》以及《小说与阅读公众》的注脚而已"(转引自陆扬 王毅 82)。利维斯的"少数人文化"思想促使我们这样追问:在后工业化的大众文明时代,在民族精神传统的传承中,这"少数人"起何作用?文学与文化的"少数人"是在秉持"保持异见的责任",还是多余的人?文化与文学的评判是否该由精英交予大众,还是该由大众交予精英,还是他们之间达成某种默契或者协作?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会明白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文化与文学,也无从知道,我们要在文学中呈现、发现或者成就怎样的自己。

毋庸讳言,利维斯式批评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批评中包含着"反精英"的因素。他反对文学"趣味精英",如反对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小圈子";他反技术功利主义精英,主要体现在他和斯诺爵士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战中;他还强烈反对"英国文化协会",认为它是官僚精英文化体制,阻碍文化与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利维斯一方面排斥"大众文明",另一方面却拥有"大众意识",例如,他呼唤"受教育的大众",赞扬狄更斯是"公众艺术家"(popular artist)。其实,利维斯所渴望的理想社会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它们之间的紧密关系对利维斯所憧憬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Bilan 9)。这也意味着,在这一理想的文化中,文化是"有机的",不存在"精英"与"群氓"的对立;文学同样也是"有机的",不存在"大众文学"与"正统文学"的区分。如此看来,利维斯所主张的"少数人文化",表面地看,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取向,但由于他同时强调了"大众意识",其实所期望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只是因为在"大众文明"过度膨胀之后造成了精英文化的削弱甚至丧失,他才更加突出精英的"少数人文化"的重要性与引导力。所以,他的"少数人文化"诚然是一种实际的文化立场,更是一种文化策略,利维斯试图通过它的介入,影响当代文化的建设内涵与发展方向,以便当代文化能够得到合理且整体的推进。

三、"文学文化":对"技术功利主义"的批判

在利维斯的时代,大工业生产技术与功利主义导致了人类价值的堕落、生活虚空与情感割裂。他发现,技术变革与

价值堕落、生活虚空以及情感割裂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技术带来了大工业化,参与创造了“大众文明”,其结果是道德、公正、交谈的艺术、美好的价值突然不再像以前那般重要了;人们追求幸福变成了追求“利益”与“效率”,从注重精神与灵魂问题转向了注重个人的“发展”和外在;从“无关功利”转向了“实用”或“功用”,生活逐渐被抽了“心”。更为严重的是,大工业文明加剧了“情感割裂”,因为技术变革使人们只关注经济学意义上的“进步”,却忽视人的内心需求和情感诉求,而报纸、广告、宣传、电影、低俗读物和汽车文化更是让情感成了消费欲望中的“廉价的反应”。久而久之,智慧和情感分离,身体和灵魂分离,自我已经变得陌生化,甚至是面目全非了。利维斯敏锐地意识到“技术变革带来了文化后果,如果不以创造性的智慧与修正性的目的来应对,它必将强加一种隐性的逻辑,简化并降低人类需求、良善的标准,产生灾难性的虚假与片面的人类目的。”(“NSMS”94)他把技术崇拜和功利主义两大潮流称为“技术边沁主义(techno-logico-Benthamite)”(“English Literature”95),即“技术功利主义”。

利维斯并不是反对技术本身,他反对的是“技术主义”,是人的机器化,以及技术对文化的破坏性影响。在利维斯那里,“技术功利主义”浓缩了多重含义,它指代利维斯所反对的多种不良倾向,如过分突出技术的作用、降低人类价值、对个人和社会的原子论(atomistic)观念、忽视社会的根本差别、把情感看成对社会生活的被动反应、对文学传统的冷漠等等。利维斯警告说“技术功利主义所必然具有的虚空,会毁掉我们的文明。”(“TWC”69)对利维斯而言,文学首先关乎传情感、生活及人类意义,而科学主义则抛弃情感、让生活贫瘠并误导人类目的。利维斯最关注的是如何在一个日益由科学技术主宰的世界中维持并发展关于人类目的的完整性和意义,并获得情感的丰盈。

1959 年春,利维斯的同事斯诺爵士(C. P. Snow)在瑞德演讲中,把“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相提并论,由此创造了“两种文化”的概念,并认为其背后代表的分别是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斯诺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又担任政府管理科学技术部门的高职,物质科学与国家机构以及权力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地体现。他“是一个技术精英、态度乐观的人,一个恪守维多利亚传统的人,坚信科学的进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亚瑟 127)。斯诺曾提到,他对很多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无知让人吃惊。他认为叶芝、庞德、温德汉姆(Wyndham)以及刘易斯(C. S. Lewis)等人主宰了文学格调,不但政治上愚昧,而且代表了邪恶势力,因此,非科学家应该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负责。斯诺还不无偏激地说“文学知识分子没有机会表现邪恶和残忍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政治上的无知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亚瑟 130)

利维斯首先发难,认为斯诺是工业文明的代表,并于 1962 年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斯诺爵士的意义》的演讲,认为斯诺“盲目、无意识与行尸走肉(automatism)”(“NSMS”42),正如现代社会自身一样,而斯诺代表的正是推动病态社会的“怪物”。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同时还引起了美国批评家的极大关注。利维斯认为斯诺所预示的是我们文明中具有威胁的特征,指出经济学家所定义的社会“进步”,科学家眼中的“发展”,并不等同于人类的“幸福”与满足感。他说“伴随这技术进步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而来的,是生活总体的贫瘠,我们皆深陷其中。”(“Lectures”13)

斯诺试图确立科学在社会进步中的主宰地位,似乎只有技术与经济的强大,文化才会健康,民众才会幸福。就其本质而言,斯诺的思想忽视了人文学包括文化和文学批评对欧洲文明的核心价值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利维斯的分析提出了 20 世纪文化与社会这个中心问题”(李伯庚 526),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斯诺还代表着对人性复杂性的漠视。“这位科学家(斯诺)……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会从他的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但是他却不能从中获得一个人所需要的一切,智性的、精神的、文化的。”(Leavis,“Lectures”14)利维斯在批评中反复提到“人性的潜能”、“人生的可能性”、“人的复杂性”等,这无不表明他主张对人性进行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追问与关照。利维斯掷地有声地说道“与斯诺的‘科学主义’相对立的,是我的‘文学主义’(literalism)。”(“Lectures”17)在题为《文学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演讲中,利维斯呼吁“维持我们鲜活的文化传统,亦即人类创造性生活的延续,其创造性的战斗值得打响,而且是一场我们不可输掉的战斗。”(“NSMS”160)

利维斯坚信,社会的内核是人,而让个体人成为“社会人”的,是文化,而非技术。因此,文化是界定一个社会的总体状况的首要因素,文化样态以及其中的人的价值与情感结构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而“文学文化”最集中地承载了人的价值,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的情感结构。利维斯说“我们所需要的,而将来更加需要的,是与最深刻的活力本能相关的某种东西;它是植根于经验的、人性的一种应对时代新挑战的智慧力量,完全异于斯诺的两种文化。”由此可见,利维斯主张的“文学主义”,即是要构建一种基于民族的语言和文学传统、注重价值、情感和健全人类目的的文化,其核心是语言和文学传统。语言不但承载着过往优秀的思想,还能滋生无限的人类体验,于是“人生”的广度和厚度便相应增加了,而文学传统中的价值、“经典性”、“现实”、“情感”以及时代情怀和责任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整个文化中最精妙、最悠久和最具感染力和创造力的部分。“文学文化”植根过去,能给我们启迪,从而应对技术功利主义。为此,利维斯主张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核心位置,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英文”研究独立的学科地位;他积极地倡导文学批评的“创造-协作”功能,高扬文学批评的的价值甄别作用与“情感塑造”功能;他主张维护语言最精妙和创造性的运用;在批评实践中,他更加关注人性和人类目的的追问,践行“真诚”、“完整性”、“成熟性”、“道德”、“情感”等批评语汇。一言以蔽之,

利维斯相信，"文学文化"是构建"完整个人"与"健康社会"的基石，有了它，人们才可以不至于"情感割裂"与"意义虚无"，因此是反制"技术功利主义"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论，利维斯的"有机社会"思想、"少数人文化"观念与"技术功利主义"批判三者互相呼应，互为理据，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化批评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利维斯的文化理想，而该体系又有力支撑了他的文学批评。"有机社会"是理想化的，但它却可以映照现实，并提供一种反思和反制的视角。"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意在阻止社会解体、情感割裂、文学传统的沦丧、标准的缺无、生存意义的迷茫。而弘扬"文学文化"，抵制"技术功利主义"，就是要重新塑造当代情感，维系人文价值、创造"完整的"、"有能力的"、"理想的"个体。尽管利维斯的上述主张都具有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倾向，但作为为过度且畸形发展的大工业文明所开出的一剂药方，其实为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被严重忽略了的传统维度，而这个维度曾经支撑并延续了我们的传统，也必将支撑并延续我们的文化。所以，利维斯在其时代里所保持的"异见"，启发我们应当具有同样的勇气与责任，更加全面地反思当代文化并建设当代文化。一味地只从现实自身寻找发展的理由与动力，显然是不充分的。转向传统，寻找思想文化资源，那里，也许更加深广、更加充沛，更加富有想像性与创造性。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安东尼·亚瑟《明争暗斗：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苗华建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年。

［Arthur，Anthony. *Literary Feuds：A Century of Celebrated Quarrels from Mark Twain to Tom Wolfe*. Trans. Miao Huajian. Shanghai：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ing House，2004.］

Bilan，R. P.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F. R. Leav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

［Eagleton，Terry. *Walter Benyamin：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Trans，Guo Guoliang，et al. Nanjing：Yilin Press，2005.］

Leavis，F. R. *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London：Chatto & Windus，1933.

———. *Determinations*. London：Chatto & Windus，1934.

———. *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 London：Chatto & Windus，1969.

———. *For Continuity*. Cambridge：Minority Press，1933.

———.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Cambridge：Minority Press，1933.

———. *Nor Shall My Sword*. London：Chatto & Windus，1972.

———. *"Restatement for Critics" Scrutiny*（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 *The Common Pursuit*. London：Chatto & Windus，1952.

———. *Thought，Words and Creativity*：Art and Thought in Lawrence. London：Chatto & Windus，1976.

Leavis，F. R. & Q. D. Leavis. *Lectures in America*. London：Chatto & Windus，1969.

陆建德　"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Lu，Jiande. "F. R. Leavis and *The Great Tradition*". F. 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Trans. Yuan Wei. Beijing：Sanlian Bookstore，2002.］

陆扬 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

［Lu，Yang，and Wang Yi.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7.

罗伯特·勒纳等《西方文明史》（II），王觉非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

［Lerner，Robert，et al. *Western Civilizations*. Trans. Wang Juefei，et al. Beijing：China Youth Press，1994.］

彼德·李伯庚《欧洲文化史》，赵复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

［Rietbergen，Peter. *Europe：A Cultural History*. Trans. Zhao Fusan. Shanghai：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4.］

勒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 5 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

［Wellek，René.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V. Trans. Yang Ziwu. 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9.］

Williams，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London：Penguin Books，1958.

（责任编辑：王嘉军）